

顺势而为 把自然引入室内

专访花艺师凌宗湧



不过，在凌宗湧看来，花艺设计并不是奢侈的手艺。和他朴实外表相呼应的是，即使在为那些奢华设计酒店定制花艺，他运用最多的材料不是昂贵的进口花卉，而是在当地山林里唾手可得的松树枝、欖木、杜英，以及山归来的野果实。其中甚至可能夹杂枯枝、野草、青苔、木炭。“花艺师要做的，不过是把自然引入室内，让它以自然本真的面貌，展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如此而已。”

选材质朴、不追求奇技淫巧，没有妨碍凌宗湧成功，反而让他为花艺设计行业带来清新的空气。因为整天和花花草草打交道，凌宗湧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哲学：“无论花艺还是人生，最好的方式唯有顺势而为。”

重拾自然的原点

很难想象，在伺花弄草时专注而享受的凌宗湧，初闯花艺行业纯属“误打误撞”。“当兵退伍找工作，朋友打趣说像花草一样瘦弱，要不要去花店工作，我当真了。”初次和花草打交道，凌宗湧的角色是花店的“送花小弟”，上班第一天，就接到去殡仪馆送花的委托。夜晚，在空无一人的殡仪馆将花盏一一摆好，凌宗湧内心不是没有过挣扎。“第一天开工就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一度想逃走。再仔细琢磨，却也想通了，这就是花艺，既要陪伴人们度过各种喜庆的时刻，也会伴随人的生老病死。它的内涵包容并蓄，比我想象的要深邃得多，是陪伴人一辈子的生活艺术。”

抚平情绪的凌宗湧，全情地投身到花艺设计之中。凭借儿时美术天分和绘画功底，在短短几年里，他对花艺市场上的各种造型手法了然于胸，任何稀奇古怪的造型也几乎都难不倒他。不过，他总隐隐觉得台湾的花艺设计说不出在哪里不对劲。入行三年后，在德国法兰克福家居装饰展上，已经创办了 CNFlow-er 花店的凌宗湧，看到一位当地花艺师用俯拾可得的花草进行现场创作，作品没有刻意拗造型，视觉效果却出奇地好，他这才醒过味来。“我们对花艺的认识太有限了，以至于太过纠结于造型，选材时也总是盯着那些价值不菲的欧洲进口品种。其实这种观念在欧洲已经过时了。”

凌宗湧对那位花艺师提出了“不情之请”，要在后者的花店当学徒，重新学习花艺设计。幸运的是，那位花艺设计师不但应允，还让凌宗湧借住在他家。“法兰克福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，在那里，我终于有机会走入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，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接受欧式美学熏陶。”凌宗湧坦言那段日子让他受益良多，“欧洲人对花的理解让我吃惊。下班后，看到路边花店一捧野花，只要入眼，他们就会视若珍宝地买回去装点自己的居室。”欧洲人看似散漫却尊崇自然的花艺审美观念深深影响了他们。

经过三年学艺后，重回台湾打理花店，凌宗湧的设计理念今非昔比。“通过对比，我发

牛仔裤搭配格子衬衫，手里捏着裁花剪，没有开口说话的凌宗湧看上去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普通花匠。只有说起花艺，不爱社交、不善应酬的他眼中才会放光，打开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。

16 年前在台北创立的设计花店 CN-Flower，如今，凌宗湧已经成为台湾最成功的花艺师之一。Benz、Cartier、上海柏悦酒店、杭州富春山居、学学文创、台北 W Hotel、普吉岛悦榕庄、服装品牌夏姿设计，以及连战、郭台铭等社会名流都是他的中式客户。台湾版《Elle Deco》甚至称为其冠以“最受高端设计品牌和名流婚宴欢迎的花艺设计师”的美誉。



现，中国人对花的运用目的性太强，总是希望在特殊的场合和时间实现目标，所以在造型上的雕琢太过匠气，太注重形式，却鲜少注意是否与整体环境搭调。”经过观察，他再度确认了自己的结论，无论婚宴、寿宴，还是酒店大堂，几乎每一种花艺设计都千篇一律，没有独创性可言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的凌宗湧，决心逐渐树立起自然闲散、顺势而为的风格。

最典型的例子莫过凌宗湧为那些酒店定制的花艺设计。听说一家国内极具知名度的度假酒店正在寻找合适的花艺师，凌宗湧毛遂自荐。得到了一试身手的机会，凌宗湧要在更大的空间中执行自己的设计理念。一走进酒店大堂，他就发现了问题。事实上，不和谐的事物，绝大部分人一眼就能辨识出来，酒店的经营者也早已觉察，只是不能说个所以然。凌宗湧则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酒店从市场上买来的现成花盏体量太小，和酒店大气的空间，超高的挑高格局完全不搭调，而且这些



■ 花艺师要做的，是把自然引入室内，让它以自然本真的面貌，展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

花草热烈的东南亚热带色调不够沉静，反而破坏了酒店禅意的氛围。”对酒店和周边环境进行一番勘察之后，凌宗湧并没有直奔当地花市，而是带着工作助手走进了附近的山林，采来了松树枝和欖木。“松树枝是根据空间的挑高和当地的风土选择的，是自然而然的选择。而使用欖木完全是灵光一闪，在山地里，这些小家伙抽出了新芽，生命力旺盛得让人为之侧目。”

仅用这两种花材，使其相互穿插，凌宗湧就构造出了一盆高达 3 米的花艺作品，摆放在挑高 6 米、古色古香的仿宋建筑中，显得格外妥帖。“本来还担心酒店的经营者是否能接受这种相对古朴、简单的色泽，毕竟国内很少有人这么做花艺的。而且那次，我的想法构思都很简单，重在破除旧的花艺形式。”凌宗湧的作品得到认可，度假酒店的花艺设计全权交由他打理，合作迄今已有九年。

悠然绽放的茶花

虽然受欧洲花艺设计影响颇深，但凌宗湧在归国后仔细梳理东方人的生活环境，作品风格中东方禅意越发强烈。他认为什么样的生活空间就该有什么样的花艺设计，作为生活美学家和空间点睛人，花艺设计师必须“入乡随俗”，接上地气，才能做出对的设计。

秉持着这种原则，凌宗湧在选材上愈发大胆。他会在烤制后略弯曲的竹节上刷上红色颜料，用来衬托苾苾向上的杜英。抑或是为用不带叶子的蕨类嫩芽，添置大地色的多肉植物和果实，底下辅以积水式盆器，前者修长挺拔，后者饱满丰腴、一张一弛，简单平和之中充满着张力。而用鲜花和果实搭配的设计，则能让作品表现出生命的丰满，因为果实本身就是花朵的延伸。盛放在黑陶盆中木瓜梅，只用黑炭、青苔固其根部，像极了写意水墨画。在充满摩登感觉的日料餐厅中，凌宗湧的设计灵感也可能顺手拈来，将两枚肌理明晰的枯叶沁润在水中的“水中叶”，也不失为佳作一件。

虽然从表面看，凌宗湧的花艺设计没有任何晋级，只要能和环境相辅相成，但事实上，他也有原则。“我从来不去改变花草本来的性格面目，忤逆这些花草的本性。”在他看来，没有什么比“逆”的花艺设计更糟糕的事情。比如，很多花艺师为了让玫瑰不扎手，会特意削去了花枝上的刺。但凌宗湧拒绝这么做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如果玫瑰失去它的刺，它还能是玫瑰吗？

不过，顺其自然的设计理念也对凌宗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为了追求自然，大多数时候远比刻意雕琢难得多。在设计“瓶中花”时，凌宗湧曾为银翘花选择配角煞费苦心。常用作搭配的花草不是喧宾夺主，就是枝叶的小分叉显得多余。偶然之间，他在花房的一角看到了不起眼的春兰叶。它的形状瘦长单调，花艺师们极少会在容量有限的瓶中造景中使用它。而凌宗湧却认为，春兰叶的这种特质，很像某一类人——甘当配角，默默付出，安静内敛，具有韧性。“它或许就是银翘花的绝配，”凌宗湧试着将它缠绕起来，在缝隙间插入银翘花朵。透明的玻璃瓶中，不争俏的绿色春兰丛，两三朵团簇的银翘花勃然怒放，视觉效果意外地纯美。

花草自有其生存智慧，只是，和它们的沟通不能用人类的语言。“只要你仔细观察、推敲，就会察觉其实花草和人的个性有很多相同之处。”和植物打交道久了，凌宗湧也“沾染”上了花草的“脾性”。他脑海中有了一本“花语词典”，常被 he 用来以花喻人。比如，月季是一种柔顺的围篱植物，但它却是带刺的，而且是爱出头的

那一种。用凌宗湧的话来说，这就好比生活中的某一类人，看似合群，却会在某些令人意外时刻展现出自己不合时宜、爱出头的一面。而松树则类似某一类主心骨人群，平日沉默寡言，在关键时能扛事情的主事者。

凌宗湧本人也以花自居。“我是一朵山茶花，是一种顺势生长的围篱植物，带一点点花香。躲在一丛花中，我很安静，但是懂得欣赏的人会悉心观察单独的花体，山茶花的美就会悠然被发掘出来。我会安静等待着欣赏我的人。”凌宗湧坦言，自从和花草交心之后，他就很少为做选择而纠结。“我几乎不选择，而是像植物一样，出于本能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土壤，在台北开花店如此，去法兰克福学花艺亦是如此。水土不服的话，植物就不可能长好，我也是一样。”